

T 4681/7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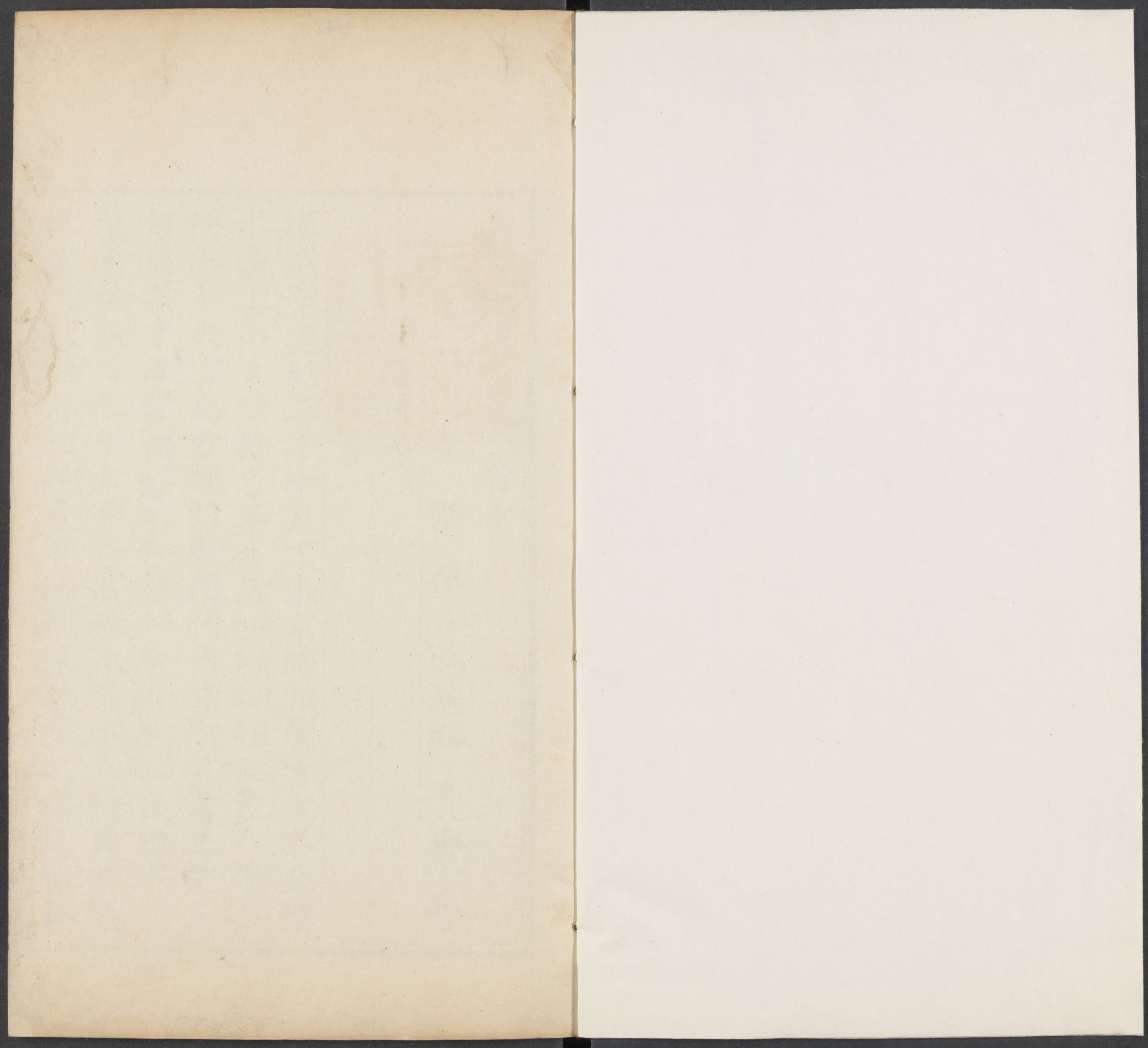
90

欽定通考

卷三百十
之三百十二

卷三百十
物異考
卷三百十二
物異考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文獻通考



二百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

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

師古曰虜上地名也音斯

走入橫城

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戶者莫見至

句盾禁中而覺得

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

民以水相

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

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檠弧之祥易曰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

始為上將。東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

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

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

信。路將亡人。司馬死。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

通衣絳衣小冠帶劍之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

東門也。殿之。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解帷組結

佩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係惟招前殿署長業等曰。

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拷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應

樊曰在司馬殿門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

也而應氏乃以謹謹為義云大誰本厥理後之

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令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也

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哀帝即位。

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

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

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寃之。哀帝徵莽還

京師。明年。帝崩。莽復大司馬。因是而篡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擗一枚。如淳曰

也。師古曰橐。木稗也。音工。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

也。師古曰橐。木稗也。音工。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

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謂徒洗也。或夜行

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

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仵伯。設

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

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

曰樞門扇所由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傳太后。驕與政

事。師古曰豫讀曰豫。故杜鄴對曰。春秋灾異。以指象為言語

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

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之心也。西

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仵伯。明離闕

內。師古曰闕門。與音魚。列反。與疆外。師古曰與讀曰豫。臨事盟樂。炕陽

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

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

外家丁傳。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

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

亡以甚此。師古曰皇甫周煇士之字也。周后褒寵而處。職位詩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

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誅滅一傳。一曰。丁傳所亂

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按訛言惟唐史志置之。詩妖之後。諸史皆無

之。惟錯見於言不從及人病條下。今撮取其
語言之妖異。類世俗所謂語讖者。立訛言一
門云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名碧女子也曰。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補殺

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今月癸酉。不知何

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

也。下妻猶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趣音促收繫。男子即常安

姓武字仲。大逆無道。請論如法。天鳳元年。民訛言

黃龍。隋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

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惡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

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夫死從

子。今專主王事。此不從而僭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

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道路斷絕。到

中元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

六方。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幸而

勝之。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

辭我梁伯夏。教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

僕射欲收縛。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以
為類成帝。時男子王褒入宮事。以往。况今將有狂狡
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
亂。竟破壞。應劭曰。尚書春秋左傳。伯益佐禹治水。封
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帝舜賜姓董氏。董氏之
祖與梁同焉。其後董卓自外入。廢帝殺后。梁本安定
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袁山松曰。張角一時狡亂。不
足致此大異。斯乃曹氏滅漢之證。梁即魏地之名。伯
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
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
魏齊王嘉平中。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
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言其跡大如斛。行數里
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
謀共立之。事泄俱死。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
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
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
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

月戊辰。罔敗。即甲子旬也。

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逕入而門殿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敷。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

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

月而不能濟水用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
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
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
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
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
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音通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
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

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符堅時有人
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
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
不從也

宋明帝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
府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
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
成王代立咸言為驗術數者推齊高祖舊居武進東
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

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立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東昏以暴虐殞。南康王寶融即位。禪于梁。以弒殞。謚和帝。其言乃驗焉。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大通五年。十二月。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武陵王紀僭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為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陳後主時。諸省官人多稱省主。北齊末。亦有此稱。識者以為主將見省之兆。未幾國亡。後齊文宣帝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為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
帝不許曰。天也。後卒為常山王所廢殺。武成河清三年。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後主武平七年。為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為宣政。梁主蕭歸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隋開皇初。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為軍所走乎。後琮朝京師。被拘留不反。梁國遂廢。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

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言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為羸殃。帝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終失天下。為楊氏之殃。煬帝改元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為大苦。未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

唐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棖棖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闇中取人心肝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

者剡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開元二十七年。十月。改作東都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明堂下。以為厭勝。村野兒童。藏於山谷。都城騷然。或言兵至。玄宗惡之。遣使慰諭。久之乃止。天寶三載。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張張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頗恐懼。畿內尤甚。遣使安諭之。與貞觀十七年占同。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

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為巧。時又尚之。破者盡破碎云。建中三年秋。江淮訛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朱泚既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以實之。占者以為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生取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筭。往往陰相告曰。某處失幾兒矣。方士言金丹可致神仙。蓋誕妄不經之語。或信而服之。則發熱多死。如其所戒云。小兒無辜者。取其心肝。將有殺戮象。劉從諫未死時。潞州有狂人。折腰於市曰。石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斬之。咸通十四年秋。成都
訛言有狹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
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焰。民益懼。黃巢未入京師時。
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
僖宗時。里巷鬪者。激怒言。任見右廂天子。

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為語助。如言得
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
兼之者。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
為北虜所繫。而謠言益盛。洎太祖受禪。始悟焉。天
福末。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

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欲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
冀州。趙地也。開運末。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常挾彈
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
王由此建號。

後周顯德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敝衣冠。闌入中書
升政事堂。據床而坐。堂吏叱之曰。何人。遣爾至此。其
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白其事於宰臣。宰臣
密令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崩。明
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

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鐫

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為此偈。大書于板曰。中冓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冪之。是時名臣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鑄其偈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

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即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也。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歲。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即東隣也。家道闕者。意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

宋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三來子。聲調清逸。徧于里巷。自建隆至開寶。凡平荆湖川廣江南五國。而中原混一矣。時西川孟昶賦歛無度。射

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緡錢。唯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扎揭于門曰。今召主收贖。又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王師。即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召與趙同。贖與蜀同音。開寶初。廣南張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為國家以火德王。房為宋分。羊。未神也。兩者王師如時雨之義也。防與房。桶與

統同音。太平興國中。京師童兒以木雕合子。中有竅。蔽掖下。蹙之有聲。號為掖底闌。後盧多遜有罪。投荒。人以為讖。其在肘掖而干國典也。雍熙中。京師人破竹為細縷。以五色紙為胡蝶。綴其抄。兩兩相對。手撚之。遞相飛觸。謂之鬪胡蝶。其後河朔頻歲用兵。天禧二年。五月。西京民訛言有物如烏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攫人。民多恐駭。每夕重閉深處。至持兵器驅逐者。六月乙巳。傳及京師云。能食人。里巷聚族環坐。叫噪達曙。軍營中尤甚。而實無狀。意其妖人所為。有詔嚴捕。得數輩。訊之皆非。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謠
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所破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
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
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謂蔡京
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
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
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
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

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
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
不悅為罷一夕之權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七

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
罔釋荷檐向門戟手出悖詈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
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
夕方省則不知向之所為者乃於獄中盡之

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
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
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

名。上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虜犯維揚。三月有明受之變。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閩州有狂僧。袞經哭於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閩距行都萬里。逾月而遺詔至。十二月。越州連有火。後民訛言相驚。十六日。當再有火。樞密院以軍法禁之。乃定。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座曰。我太上皇孫。來報訃音。鞫訊終不語。是冬高宗晏駕。明年八月。王薨。紹熙元年三月。行都市人夜。以殺相驚。奔迸者久。乃定。與漢志永初民相驚同占。紹熙二

年十二月庚寅。昧爽。成都府有人袞服入帳門。大呼閩帥京鏜姓名。後八年。鏜薨相位。蓋慶元六年前五日。光宗晏駕。後四日。皇子沖溫。邠王薨。時慈懿皇后梓宮在殯。嘉泰二年六月。故循王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有絳衣婦人。為火殃下隊。都民徒避。晝夜不遑寧處。此訛言也。禁之後。亦不火。慶元六年十月。瓊州訛言妖星流墮。民舍郭七家。聲如雷。通守曾半瓊。山縣令移文往復。民獠驚喧。後皆坐絀服妖。

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出師。公

衣之偏衣。

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

佩之金玦。

半環曰玦以金為之狐突

歎曰時事之微也。

衣身之章也。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衣所以

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服其身則衣

之純。

壹其色

用其衷則佩之度。

佩王者君子之常服

今命以時卒

闕其事也。

卒盡也闕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

衣以龍服遠其躬也。

龍雜

色謂偏衣也

佩以金玦弃其衷也。

服以遠之時以闕之。

有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涼薄也有冬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

在酉是謂之寒玦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形半玦故曰雜

服於社有常服矣。

御軍常服則韋弁

弗獲而有命可知也。死

而不孝不如逃之。

罕夷曰有奇無常。

金玦不復君有

復

心矣。

奇奇怪非

意復反也。

金玦猶決去不復反

復

四年申生以讒自殺。

近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鷓冠。

鷓冠今翠鳥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反治冠

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

謂之側注者言州側

也

天子不豫。

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

弋獵馳騁如故。

師古曰悖惑聞也音布內反

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慢不敬。

師古曰騶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天子不豫。

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悅豫也

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隨也音直

類反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

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

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鄧展曰方

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馮也。賀以問郎中令

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反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

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

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罪死不得置後

又犬馮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

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于也妾子拜

師古曰辟音壁適讀曰嫡

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

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憤

師古曰袒憤不加上冠帶持弓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

車上尊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茵音因或皆

騎出入市里郊塹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

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

家人之賤事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

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典門戶奉

宿衛之臣執干戈衛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

積有年矣

後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鬢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隨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折腰步者

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翕然諸夏皆倣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

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製頓折其腰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頽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官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按本傳寅誅左官具瑗雖尅折姦首郡閭相蒙京都未

清為正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
綵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
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
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應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糝具。下士盡
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
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
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
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篋。胡笛。胡舞。
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
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靈帝於宮中西園。
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
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
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
者莫如馬。詩曰。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
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
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
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

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克本朝。胡夷異種。跨蹈

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

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

也。配人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

帝寵用群小。又於西園賣官。天戒若曰。在位多非其

人。如狗而冠也。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綵女為客舍主人。身

為商賈服。行至舍。綵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檉酒。酣之後續

以挽歌。魁檉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

京師壞滅戶有無屍蟲而相食。魁檉挽歌斯之效也。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

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

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始擬古皮弁。裁縑帛

為白恰。反苦洽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于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恰。毀辱之言也。

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日著繡帽。披縹反。較。紹紉半袖。常以見直臣。楊

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薛音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銅鑄人以象之。魏法國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鈎膺

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劓靡音角過於耳。蓋其

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孫休後衣服

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

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一宵反
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
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
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
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
于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作。權制在於寵臣
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
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
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
緇音陌。及為羌煮。緇多。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亨嘉

會皆以為先

太康中又以氈為紒

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燥頭也南楚淮淮之間曰帕頭自關

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字書帕頭巾者也燥且消反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

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此芮反產於胡。而天下以

為紒頭帶身袴口。胡既二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

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

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員。男子頭方。員者順之義。所以別

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

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盃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盃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按杯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盃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盃之在手也。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胡結子。反。

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天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

徒猥切。

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

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

施其金住則植之。言因為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

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

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

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音脚。自聚于道。多者

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

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為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
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
通王命也今敗僑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
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
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革兵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
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
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
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
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

二帝不反天下醜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
此則古者總衰音崔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
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
乾君道也囊者推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
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
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

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
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為衣者
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
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
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
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
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帽。七頭。天戒若曰。頭者。元
首。帽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

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齒皆達。扁扶然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
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
相傾。以致大亂。

大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皮義

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
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
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
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力驗。皆刻木及蠟。或縛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二五
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音保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轎而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齊武帝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謨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謨亦誅死之效焉。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

子入篡。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少為帽。半其袞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問語好云。擾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擾攘之言驗。東昏時。百姓皆着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群小別立帽。翫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帟向後。總

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救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雀。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曾。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

後主好令官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髻。幘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

業。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測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喝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黹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

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梨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廢而遇害。世積坐伏誅。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幕羅。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幕羅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

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

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誡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為象牀犀簾。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韉面。韋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其鳥獸狀。公費巨萬。公主初出降。

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皆服妖也。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韋后昧嘗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景龍三年十一月。郊祀。韋后為亞獻。以婦人為齋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服妖也。

中宗賜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樣。其制高而踳。即帝在藩邸時冠也。故時人號英王踳。踳。顛仆也。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衣道士

服視事亦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元和末。婦人為圓鬟推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圓鬟者。上不自樹也。悲啼者。憂恤象也。

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織如綾縠。前代所無。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邪闖茸泰侈之象。

乾符五年。雒陽人為帽。皆冠軍士所冠者。又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幘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所尚書頭。此所將軍頭。此所軍容頭。近服妖也。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囚髻。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昭宗時。十六宅諸王。以華侈相尚。巾幘各自為制度。都人效之。則曰。為我作某王頭。識者以為不祥。

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

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

宋太祖建隆初。時當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江南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云。鞵有履也。其李氏將覆於此地。而為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有同音。趙與秦同祖也。又煜宮中盛雨

水。深淺碧。為衣號天水碧。未幾為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天水國姓之望也。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翦黑光紙團。壓又裝鏤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或曰。黑水行魚水族。皆陰類也。面為六陽之首。陰侵於陽。將有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景德四年春。京城小兒。裂裳為小旗。繫竿首。相對揮颭。兵鬪之象也。是歲宜州卒陳進為亂。出師討平之。

紹興二十一年。行都豪貴競為小青蓋。飾赤油火珠於蓋之尊。出都門外。傳呼于道。國朝以火德興。赤火

祥也。又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馬。臣庶以加于小。蓋近服妖亦僭各也。

又都市為戲。加篋巾披卧辣。執籐鞭。群吹鷓鴣笛。撥葫蘆琴。效胡樂胡舞。長跪獻酒。時秋患僅定。

上念境土未復。將用夏變夷。命有司禁止之。與漢靈帝時胡舞。唐天寶胡服同占。皆服妖也。二十三年。

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九月庚子言者以暴殄傷紹興初。去宣和未遠。婦

人服飾尚集翠羽為之。與唐志百鳥毛織裙同占。二十七年。交趾貢翠羽數百。上命焚之。通衢至是始立法亦

禁之

紹熙元年。里巷婦人。初以琉璃釵為首飾。唐志。琉璃釵釧有流離之兆。亦服妖也。後連年有饑流之厄。

射妖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而

崩。

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

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

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射以氣人

也南方謂之短弧。亦即射工也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

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域生。後女淫於二叔。叔父兩

子見弒。夫人亦誅。劉歆以為域盛暑所生。非自越來

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試用厥妖國生域。

哀公時。有隼集陳廷而死。楛矢貫之。楛木名。堪石弩

弩鏃長尺有咫。陳閔公使人問仲尼。對曰。隼之來也

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

貢楛矢。肅慎東石弩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

職使毋亡服。服事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

得之。劉向以為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

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

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其後陳卒為楚所滅。

後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

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

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

射玄武門東闕吏士呼問首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

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于闕下。苗

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蜀車騎將

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

木葉塞其瘡。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

木葉塞其瘡。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

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自知當死。

晉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云。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

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劓。又聽狐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帝時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闇。

豎酣歌為樂。或衣縑縷衣行乞為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宋徽宗而國滅。宋淳熙十四年正月。闈官競以小弓矢射於殿廡為戲。弓長尺餘。箭纜數寸。近射妖也。慶元五年。諸軍器械。所造筒子弩。柳木牌以為戲。木弩加以竹筩。蔽以方布。剔以角篋。時朝廷遣使閱習器械。射妖之戒。若曰。除戎器皆兒戲也。後開禧卒有兵弗戢之禍。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一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著

物異考

毛蟲之異

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春秋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屬青祥。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不悟。卒取之。其後淫于二叔。慶父終皆誅死。

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畧。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

漢明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後漢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

安帝延光三年。扶風言白鹿見雍。潁川言白鹿及白虎二。見陽翟。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

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灾。狼食人。陛下覺悟。比求隱滯。故狼灾息。

桓帝永興元年。張掖言白鹿見。

延熹五年。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永嘉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建寧中。群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齧人。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樂平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魏明帝青龍四年。司馬懿獲白鹿獻之。

吳孫權赤烏六年。新都言白虎見。九年五月。鄱

陽言虎仁

瑞應圖曰仁者王者不暴虐則虎仁不害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顯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居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輾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居筠反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

秀孝策試之。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哀帝龍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恠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苻健末年。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業。內外洵懼。

慕容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官羽儀皆振裂。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秋。猛獸入郭內為災。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有三象入建鄴。

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內。方書有狸闖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螫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

為王僧所敗亡。至南陽為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群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獸暴食人。

陳後主禎明中。狐入床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魏元明帝神瑞二年。射白熊於頽牛山。獲之。

太武太延元年。白兔見於渤海。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

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璧。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兔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

武平末。并鄴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之獸。大體以白色。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旣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為貪暴。殘賊人物。食

人之應。尋為周軍所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為城。雉之狀。時人恠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至并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為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嵩等復亂山東。武平三年。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隋陽帝大業四年。張掖獲玄狐。

唐永徽中。河源軍有狼三。晝入軍門。射之斃。

永淳中。嵐勝州兔害稼。千萬為群。食苗盡。兔亦不復見。

開元三年。有熊晝入揚州城。

乾元二年。十月。詔百官上勤政樓。觀安西兵赴陝州。有狐出於樓上。獲之。

大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虎西方之屬。威猛吞噬。刑戮之象。

六年。八月丁丑。獲白兔于太極殿之內廊。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

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白虎入宣陽里。傷人。三詰朝獲之。

貞元二年乙丑。有野鹿至含元殿前。獲之。壬申。又有

鹿至含元殿前。獲之。占曰。有大喪。
四年。三月癸亥。有鹿至京師西市門。獲之。

八年。正月。鄂州獻白鹿。

元和十年。五月。臨碧院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麕。進之。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開成四年。四月。有麋出于太廟。獲之。

天祐元年。九月。汴州進白兔。

後漢乾祐二年。五月。潁州進白兔。

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門。獲之。比常狐毛長。腹刺二足。五月。太白進白兔。

周顯德三年。潁州進白兔。

南漢劉鋹時。有野獸觸宮中寢門。

宋建隆三年。五月。有象至黃州黃陂縣。匿林木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復襄唐州。踐民田。頗為患。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於鄧州南陽縣。獲之。獻其齒革。

乾德二年。五月。有象至澧州安鄉澧陽等縣。又有象涉江入岳州華容縣。直過闌闔。十月。又有象至澧州。

澧陽縣城北

五年。有象自至京師。群臣表賀以為巨獸由遠方而來國

雍寧四年。五月。有犀自黔南入萬州。民捕殺之。獲其

皮角

開寶八年四月。陝州平陸縣。鷲獸傷人。遣使捕之。生

獻數頭。十月。江陵府白晝虎入市。傷二人

太平興國三年。果閩蓬集州虎為害。遣殿直張延鈞

捕之。獲百數。俄而巴州七盤縣虎傷人。延鈞又獲七

以皮為獻

七年。越州虎入蕭山縣民趙訓家。害八口

淳化元年。十月。桂州虎傷人。詔遣使捕之

至道元年。六月。鳳州梁泉縣虎傷人

二年。九月。蘇州虎夜入福山寨。食守卒四人

咸平二年。十二月。黃州長折村。二虎夜鬪。一死食之

殆半。占云。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

六年。十月乙丑。有狐出皇城東北角樓。歷軍器庫。至

夾道獲之。潭州獻白鹿。潁州獻白麋

單州獻白麋

開封府太唐縣獻黑兔。沂州獻紫兔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

山舊多虎。自興功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去。九年三月。杭州浙江側有虎入稅場。巡檢俞仁祐揮戈殺之。

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十二月。嵐州獲白鹿。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

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

宣和元年二月。淄川獲黑兔。

七年秋。有狐由良嶽直入御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狐與胡同音。

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市。民刺殺之。時州陷虜。

夏鎮江軍帥王勝攻取之。明年和戎。以其郡屬虜。悉空其民。渡江後二十年。有二虎入城。人射斃之。虎亦搏人。明年魏勝舉州來歸。亦徙民如昔。虎豕皆毛孽也。漢志。龔遂曰。野獸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十一年。隨州大洪山有跛虎。久為人患。近毛孽也。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群狸震死岩穴中。岩石為碎。紹興中。句容縣有狸。毛色如虎。

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為群。秋成食稼。農設窰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保五積穀委之。乃解圍。

淳熙二年。江州馬當山。群狐掠人。

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將搏死。

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猫生子。一首八足二尾。

四年。鄂州武昌縣虎為人患。虎西方之屬。威猛吞噬。

刑戮之象

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

以孽為瑞。坐黜。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與唐大曆六

年獲白兔同占。是歲。光宗皇帝晏駕。

慶元三年。德興縣群狐入民舍。皆毛孽也。

麒麟

騶虞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東北大澤是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非中國之獸。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

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麟大平之符。聖人之

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穀梁傳。西狩獲麟。引取之也。之言引取

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狩地

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

之名也。非狩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如其不言來。不

外麟於中國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漢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
白麟之歌。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麒麟出。

安帝延光三年。潁川言麒麟。見陽翟。

四年。東郡言麒麟。見濮陽。

吳孫權赤烏元年。武昌言麒麟。見。

晉武帝泰始元年。郡國言麒麟。見。二年。麒麟見。

咸寧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見于平原。九月甲午。麟

見於河南。

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見於頓丘。

愍帝建興二年。麟見襄平。

成帝咸和八年。麒麟騶虞見于遼東。

石虎時。郡國送蒼麟十六。詳見毛蟲之異

梁武帝天監十年。荊州言騶虞。見。

隋文帝開皇四年。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四蹄。

唐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絳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

殿前麟趾見。至來年。改麟德。

元和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

之。每來一鹿引之。群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

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重
峯觀。按瑞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
洞幽明則見。

蜀王建元年。騶虞見武定。三年十月。麟見璧州。

永平二年六月。麟見文州。三年正月。麟見永泰。

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

宋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牡獸。一角似鹿無斑文。角
端有肉。性馴。詔群臣參驗。有散騎常侍徐鉉等。援引
國史以為麟。上言曰。案春秋曰。麋身而有角者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公羊傳
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則麟今國海內一統。故
仁獸出。實王者之大瑞。宰相宋琪李昉等同其義。皆
奉表稱賀。

雍熙二年。閏九月。坊州獻一角獸。如嵐州麟而牡。瑞應
圖云。牡曰麒麟。牝曰麟。

政和五年。重和元年。宣和二年。三年。慶元三年。俱
有牛生麒麟事。詳見平異

馬異

伏犧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

註龍而形
象馬也

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大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第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不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誑吾兄也。我與國人出。君誰與守。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近馬禍。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

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其象將

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

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

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性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

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

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

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郡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於水。馬獻之。故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也。作天馬之歌。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謂蹋石而有跡。言其利。作西極天馬之歌。

武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

二寸。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太后收賢印綬。賢自殺。王莽代之。

後漢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之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相帝延熹五年。四月。驚車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蹏也。時相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

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

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舉兵相攻。天子西

殺。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時公卿大

夫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

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

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

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

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祚。昏愚失道。又親

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

駮乘。至南城門馬止。力推之不能動。倫入輅車。乃進。

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為亂逆。非傳導。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

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

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一
十五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
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
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
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
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
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
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
豫。六月崩。此馬禡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

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
相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
也。玄不悟。以至夷滅。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
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
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
國遂滅。

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
城也。玃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
玃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一
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甌益竒之。至是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雋。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鑄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梁末侯景僭號江南。每將戰。所乘白馬。長鳴踈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景因此敗。

陳宣帝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五行傳以為兵象。敗亡之表。吳明徹師敗。為周師所虜。

齊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親御六軍擊之。

隋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

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義寧二年。五月戊申。有馬生角。長二寸。未有肉角。兵象。

唐武德三年。十月。王世克。左僕射韋霽。馬生角。當項。

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十八萬匹。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

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生而死。

又咸陽牝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綠毛。皆馬禍也。

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建中四年。五月。滑州馬生角。

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

開成元年。六月。揚州民明齊家馬生角。長一寸三分。會昌元年。四月。桂州有馬生駒三足。能隨群于牧。咸通三年。郴州馬生角。十一年。沁州綿上及和川。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十六
牡馬生子皆死。京房易傳曰。方伯分歲。厥妖牡馬生子。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二年。二月。蘇州嘉興馬生角。

光啓二年。夏。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咤蓬如篲。宅怒象。

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許。蹄大如七寸甌。

宋太平興國三年。靈州獻官馬駒。足各有二距。

雍熙二年。虔州吏李祚家馬生駒。足各有二距。四年。鄜州直羅縣民高英家。生馬前兩足如牛。

端拱二年。夏州民程真家。馬生二駒。

太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名監馬生駒。赤色。肉尾無鬃。

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出距。時北方正用兵。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壩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

五年。廣西市馬全網疫死。

淳熙六年十二月。岩昌西馬金州馬皆大疫。

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謂賢士不足。

紹興元年二月丙申。右丞相乘馬早朝。入禁扉馬斃。近馬禍也。

嘉定五年正月。右丞相入賀于東宮。馬驚墮地。衣幘皆敗。相額微損。事與上同。

牛禍

春秋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為

近牛禍也。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自立。又以

喪娶區霧昏亂之成於口。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

謂郊牛傷死死則災燔其廟。成三年新宮災新宮宣董仲

舒指略同

秦孝文王五年。游胸衍胸衍地名有獻五足牛。劉向以為

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

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

致危亡。秦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易傳曰。興

繇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背上。劉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向以為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房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爰益事發。免誅。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猶不能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咎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大疫。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伺求貴人過隙。以讒毀之。帝不知。太后不善。厥咎霧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

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為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督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大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為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為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大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

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踈。此區霧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桓玄之國在荊州。謝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環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馱所吏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為龍蛇之孽。

魯宣公三年。牛之口傷。時以為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時紀雖以赴援為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為元帝所敗。

陳宣帝太建三年。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

後魏孝文承明元年。牛疫死傷大半。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土。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鑿地。

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河。近牛禍也。黑。周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隋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唐調露元年。春。牛大疫。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占曰。金革動。

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

生數足。蹄甲皆具。

武太后從姊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神龍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疫。

先天初。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開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

大曆八年。武公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貞元二年。牛疫。四年。郊牛生犢六足。足多者下不一。七年。關脯牛大疫。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十五年。夏。渝州江陽有水牛。生驢駒死。

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二年。延州膚施。有死牛復生。

宋太平興國九年。七月。知乾州衛。獻三角牛。

自乾德三年。至天禧五年。州縣上言民間牛生二犢。三犢者。凡一百二十二。

自天聖迄治平。牛生二犢者三十二。三犢者一。

自熙寧三年。距元豐八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三十五。生三角者一。

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十。

有五

大觀元年。閬州。達州。俱言牛生二犢。

政和五年。七月。安武軍言信都縣民范濟家。牛生麒麟。

重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書省言歙州歙縣民鮑珙家。牛生麒麟。三年。五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屠牛者。牛受刃而逸。近牛禍也。

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犢觸人於壁。腸胃

流地。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牛禍也。十八

年。五月。邛州依政縣。牛生二犢。二十一年。七月。遂

寧府。牛生二犢。三。二十五年。八月。漢州。牛生二犢。

淳熙十二年。臨安府仁和縣良渚。有牛二首四足。七日而死。餘杭縣有犢二首一身。

紹熙十四年。春。淮西。牛大疫死。

慶元元年。淮浙。牛多疫死。三年。饒州樂平縣田家。

牛生犢如馬。一角。麟身四尾。農民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為麟。同縣萬山。牛生犢人首。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二

鄱陽馬 端臨 貴與著

物異考

豕禍

左傳齊襄公田于 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墮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未幾公為公孫無知所弑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囹壞都竈古師

曰囹者養豕之牢也都竈銜其鬮六七枚置殿前古鬮

釜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謀為大逆。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駟
於庭。駟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
辜。京房易傳曰。衆必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吳孫皓時。野豕入右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
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
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還
也。此謀泄。奉時已死。皓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
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
又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中。壽春城中。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

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
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
傾敗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為元帝所
敗。是其應。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八足。此聽下聰之罰。又所任邪
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豕音加產兩子。

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傳曰。豕生人
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而產異之甚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徒渾反一頭二脊。八

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
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及香勻不恤朝政。近習用
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
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
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
者。劉曜時。武功豕生犬

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陁法於人場
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
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

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
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為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
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
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見豕不得。意是
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
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
而帝崩。歲盡之應。

唐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
分為二。

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宣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班蛇食之。頃之雲合不復見。近豕禍也。

元和八年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為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園舞。又牡豕多。將隣里群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按。歪置水次。

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占為邑有亂。

宋乾道六年。南雄州民家。豕生數豚。而首各備他獸形。亦有人首者。占為邑有亂。

紹熙二年三月。辰州叙浦縣。常平倉教墻壁為群豕所穴。食倉五十石。彘食人食。近豕禍也。

慶元初。饒州樂平縣民家。豕生豚。與南雄豕禍同占。而更具他獸蹄。京房妖占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三年四月。饒州餘干州民家。生八豚。其二為鹿。福州古田縣民生嬰兒。為豕所食。皆豕禍也。

羊禍

史記魯定公時季栢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

蓋缶

之屬即今之盆

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

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

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公失其所。而拘於季氏。亦將

拘於家臣也。是歲陽虎囚季栢子。後三年。虎劫公。伐

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出亡。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

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

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是其應也。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

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闕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

在。近羊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

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

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之。而被

廢黜。二羔闕。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

時議者以為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弒。恭

帝遜位。又太原獻殺羊。無頭而不死。

唐開元二年正月。原州獻肉角羊。二年三月。富平

縣有肉角羊

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二首。連頸兩尾。占曰。二首。上不一也。

咸通三年夏。定陶民家羊生羔如犢。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土也。占曰。當旱。

漢劉鋹苑中羊吐珠

宋紹興五年。江東西羊大疫。班固以為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恠。十七年。汀州羊生無角。

嘉定九年。信州玉山縣羊生駢角。

犬異

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獠

狗。

獠狂也。征例反。

獠狗入於華臣。

華元子。

國人從之。臣懼。遂奔

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遂逐之。左師向戍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謂掩覆其事也。公乃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犇亡也。

威烈王二十七年乙亥五月。晉有三大犬。率眾犬數

萬聚于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漢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曰。被者除也。音廢。還過枳道。

見物如倉狗。擻高后掖。師古曰。擻謂拘持之也。音居。足反。忽而

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

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虱

師古曰。摧謂敲擊去其精也。摧音口角反。凡言虱者皆豕之別名。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

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莪是也。先是帝兄齊悼惠王

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

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卯。兄弟並疆。齊南王辟光。并城陽恭王喜。是為七王。

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太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

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

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師古曰。蚤古早字。諸侯不悟。後六

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

猶與城守。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

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

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

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

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虱交。悖亂之氣。犬豕之禍

也。師古曰悖惑也音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

逆遣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

吠守類似兵革外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

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

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昌邑王有狗冠方山冠事。詳見

門服妖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

一人共止有如人狀。在於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

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

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

魏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

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

者也。及淵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

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

欵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

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

遂升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大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

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

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馬

愍帝建興。狗與豬交。按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

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齊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沈亮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灑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音黎黑色而黃色。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

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

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勅艷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

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假。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遂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

示其安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劉聰末年。大與豕交。

詳見豕禍門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諄亂之氣。犬交人為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為開封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為兩身。二尾六

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
侯龍恩等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群聚于野。形頓
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
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為
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
無為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為害。帝不悟。遂起長城
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
宿衛之臣也。

唐武德三年。突厥處羅可汗將入寇。夜聞犬群嗥而

不見犬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
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
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
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貞元七年。趙州栢鄉民李崇真家。黃犬乳犢。

會昌三年。定州深澤令家。狗生角。

大中初。狗生角。京房曰。執政失。將害之應。又曰。君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一
十一

危陷。則狗生角。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禦。其不能者。衆鎮守者不能禦寇之兆。

成汭為荆南節度使。城中犬皆夜吠。日者向隱以為城郭將丘墟。

中和二年。秋。丹徒狗與彘交。占曰。諸侯有謀害國者。

宋紹興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群犬數十。爭赴土

河而死。可救者纔二三。戎狄犬類也。戎狄亂華。將自斃也。

斃也。

慶元二年。撫州有犬。人坐于郡守治事之坐。後守臣

林廷彥卒于官。

下體生上之病。

西漢景帝時。梁孝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王

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

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有牛足生於背。

唐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

足出背上。足出於背。下干上之象。五足者衆也。

羽蟲之異。

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姜嫄為帝嚳元妃。履巨人跡而生稷。以為不祥。棄之。

置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乃收

養之。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歆以為羽蟲之

孽。鼎宗廟之器。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

將易也。一曰鼎。三公象。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

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

事。故能攘其妖。致百年之壽。

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衍也。魄然安定。

意也。鄭云。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鷦。

鷦鷯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為羽蟲

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

以為蜚有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青也。

師古曰。此蜚謂負蜚。

也。其為蟲。臭。蜚。短。狐。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蜚。蜚音翬。蜚音域。蜚亦作蜚。其音同耳。

鸛鶴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

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

師古曰。今之鸛鶴中。國皆有。依周官而

但。不。踰。齊。來。耳。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來。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

也。書巢者著其居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

野也。鸛鶴白羽。早之祥。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

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

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悟而舉兵圍季氏。

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麟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占

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

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為敵。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

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為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

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温。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楚國呂

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

祥。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群鬪者。師戰

之象。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

後王戊反兵敗走。為人所殺。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

妖白黑烏鬪於國。

武帝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臣

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

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師古曰。非也。黃鵠大鳥。一舉千

里者。非白鵠也。

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為亂。遂不改悟。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然而謀逆。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大人之明表也。燕王烏鵲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鬪。

昭帝時有鵜鵠。或曰禿鵞。

師古曰鵜鵠。鵠即汙澤也。一

囊好群入澤中。汙水食魚。因名禿鵞。亦水鳥也。鵜音大。奚反。鵠音胡。鵞音秋。

集昌邑王殿

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青色。青祥也。時王

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

師古曰謂多治

仄注冠也。又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悟。

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

于中國。

宣帝元康三年。春。以神雀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

以下令郎從官帛。吏民爵女子牛酒。鰥寡孤獨高年

帛。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

背腹班文也。今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三輔諸翱翔而

飛。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

飛鳥具為令。四年三月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

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京兆尹

張敞舍鵓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鵓雀飛止

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臣多知鵓雀

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圖謀也曰。臣聞上計

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

來。乃上郡國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竒怪也。東坡

致堂論見鳳凰門。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鷲鷲音綠也焚

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群鳥鷲鵲聲。往視。見其巢

難古然字盡墮地中。有三鷲鷲燒死。鳥子新生而雌者曰樹大

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鷲色黑。近黑祥。貪

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

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

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

之禍。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為皇后。姊妹專寵後宮。有

子者殺之。并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

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

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主暴虐。鳥焚其舍。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姓名寵不記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云雉乳雉也經載高宗雉雉之異師古曰已解於上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目視貌也音呼推反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

宿留告曉人其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災變可銷也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相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獲白雉 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師

章帝元和二年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黃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翱翔升降

桓帝永壽元年。白鳥見齊國。

靈帝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宄政。而太后特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度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註曰。建武九年六月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鶯集鄴。鄴宮文昌殿後池。

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是其應也。

魏文帝黃初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四年。五月。有鷓鴣。二題音胡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共音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
六
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
覩妖知懼者也。雖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
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
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鰈。反苦候於衛國李盖家。形若
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
之大異。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
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鶯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

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
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
其年明帝崩

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
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
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以他
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元年。以有赤烏之祥。改元。十一年。八月。白鳩見於章安。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隋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凡檣二音和故官僚聞之。皆憂

慘。以為檣木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中。吳人以為鳳凰。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孫休永安三年。西陵言赤鳥見。六年。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閭闔門。天戒若曰。閭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謀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仍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趙王倫篡位。鶡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鶡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鶡之疆疆。鶡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里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北。又白祥也。

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殿焚毀。化為汙萊。二鳥諫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替而帝崩。按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

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兢之象也。

安帝雍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於離戊壽陽婢炊飯。

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石虎饗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命射之。無所獲。太史令趙攬以為白鴈集庭。宮室將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

里。泛之於玄武池。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大閱水師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有野鳥如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為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為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雀。赤觜。集於冊書之上。鵠鷓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為羊鷓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末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魏大武太延元年。白燕集於盛樂舊都。玄鳥隨之以千數。白雉三。集於平陽太祖之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

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
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侯曰。非
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
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
宮焉。

武平七年。有鵲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
陽宮。御坐獲之。京房易飛侯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
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
崩。後宮常虛。

隋開皇初。梁主蕭宗新起。後有鴻鳥集其帳隅。未幾。
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鳥。大業八年。帝征遼東。次
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游詠自若。上異之。
命工圖寫。并立銘頌。十二年。二月甲子。夜有二大
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
俄而長安不守。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

不能止。帝尋逢弒。

唐武德初。隋將堯君素守蒲州。有鵲巢其砲機。

貞元十六年。立晉王為太子。雌雉集太極殿前。雄雉集東宮顯德殿前。太極三朝所會也。帝以問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鷄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秦地。所以彰明德也。上悅。十七年。春。齊王祐為齊州刺史。好畜鴨。有狸啣鴨頭。斷者四十餘。

永徽四年。宋州人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占曰。鳥如畜形者。有大兵。五年。七月辛巳。萬年宮有小鳥如雀。生子大如鴈鳩。

調露元年。鳴鷄群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墮地而死。視之皆無首。文明後。天下屢奏。鳴鷄化為雄。或半化者。

景龍四年。六月辛巳朔。鳥集太極殿梁。驅之不去。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

禁衛不祥。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鳥兩鵲兩鸛。同巢隴州。鵲哺慈鳥。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慈鳥巢宣政殿拱。辛巳。又巢宣政殿拱。天寶十三載。葉縣有鵲巢于車轍中。不巢木而巢地。失其所也。

至德二載三月。安祿山將武令珣圍南陽。有鵲巢于城中。砲機者三。雛成乃去。

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四足。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群鳥隨而噪之。近羽蟲孽也。十三年五月。左羽林軍有鸛。鵲乳鵲二。

貞元四年三月。中書省梧桐樹有鵲。以泥為巢。鵲巢知歲。次於羽蟲。為有知。今以泥露巢。遇風雨壞矣。是歲夏。鄭汴境內。鳥皆群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約境。街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惡而焚之。信宿又然。烏口皆流血。九年春。許州鵲哺烏雛。十年四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數日。獲之。不食死。六月辛未晦。水鳥集左藏庫。七月。懷州奏獲白鵲。二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鵲。十一月。潭州進赤鳥。十二年七月。河陽進鸛。鵲。二十三年。懷州鷓鴣巢內。有黃鵲往來哺食。十四年秋。

有異鳥色青類鳩鵲見於宋州郊外所止之處群鳥翼衛朝夕噪稻梁以哺之睢陽適野聚觀者旬日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之滕縣噪柴為城中有白鳥一碧鳥一

元和元年常州鵲巢于平地四年十二月群鳥夜集于太行山上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擊不能禁

寶曆元年十月丙申群鳥夜鳴長慶元年六月鷄州奏雷澤縣界有烏巢因風墜二雛鵲引而哺之

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散雀集玄法寺燕集蕭望之家二年三月真興門外鵲巢於古塚鵲巢知避歲而古占又以高下水旱今不巢於木而穴於塚不祥秋突厥鳥自塞北群飛入塞五年六月有禿鶯群飛集禁苑鶯水鳥也

會昌元年潞州長子有白鷄烏與鵲聞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鶻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占曰有鳥飛常來宿于邑中國有兵人相食

咸通七年。涇州靈臺百里戍。有雀生鷲同說。十一年。夏。雉集河內縣署。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

乾符四年。春。廬江縣北。鵲巢于地。六年。夏。鷓雉集于堰師南樓及縣署。劉向說野鳥入處。宮室將空。廣明元年。春。絳州翼城縣。有鷓雉鳥群飛集縣署。衆鳥逐而噪之。

光啓元年。二年。復如之。鷓雉一名訓狐。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鳥變為鵲。二年。有鵲變為

鳥。古者以鳥卜軍之勝負。鳥變為鵲。民從賊之象。鵲復變為鳥。賊復為民之象。三年。新安縣吏家。捕得雉。養之。與雞馴。月餘。相與鬪死。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為鷲。而弗能游。鷹以鷲而擊。武臣象也。鷓雉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克庖厨而已。光啓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連頸者。棲集津倉廩。後數月。群雉數百來鬪殺之。二年。正閏鄉湖城野雉及鷲。夜鳴。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巢。三年。十月。慈州忤城。梟與鷓雉鬪相殺。

光化二年。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屠貝州去。夜有鵠鷓鳥十數飛入帳中。逐去復來。

昭宗時有禿鶯鳥巢寢殿隅。帝親射殺之。

天復二年。帝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鳥數千。迄明飛噪。日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鳥數萬棲殿前諸樹。岐人謂之神鴉。三年。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于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盡。惟兵械存。

後唐天成二年。五月。懷州進白鵲。六月。兗州進三足鳥。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屋脊上。吏驅之不去。良久。飛入於民家。

得之。

其年李愚劉昫并罷相

晉天福八年。三月。有白鳥棲於作坊桐樹。

漢乾祐三年。五月。太原進白鳥。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南河北諸州旬日內無鳥。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於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甚

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為周師所敗。伏尸血流。故先萌其兆。

顯德元年。二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雛。三年。潁州進白鳥。

宋乾德六年。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獻白鵲

太平興國五年。七月。秘書丞郭延釗獻紫鵲。九年。

江陵獻綠鵲。易州獻紅山鵲。潁州獻白雉。西

京獻白鳩

至道元年。四月。知通利軍錢昭序獲赤鳥以獻。上曰。

鳥色正如渥丹。正火德之應也。貝州獻白鶴鶉。

越州獻白鸚鵡。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群鳥百餘萬。

飛翔有聲如風。識者云。突厥雀亦云。蕃雀。

咸平二年。八月。黃州群雞夜鳴。至冬不止。

太平祥符二年。春。昇州見黃雀群飛蔽日。有從空墜

者。占主民有役事。是歲火。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

素質脩毛。赤味丹趾。集壇側槐樹。罷方去。是秋有

禽白質丹味。飛止禁中殿隅。逐之。至天書殿而隱。

三年。三月。禁中有禽止殿檻。馴擾無畏。宮人以袂捧

而獻。采毛脩頸。惟飲水。不粒食。五年。七月。乙酉。建

安軍鑄聖像。所啓道場。神雀五色。脩尾黃喙。集塑像

上。九月。庚辰。復有神雀。丹味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

殿幕。馴擾不驚。六年。十月。代州五臺山。有吉祥鳥

見。形翅甚大。其飛也。四黃鳥導之。四鵲從之。泰山

興工。有鳥狀鳥味。趾皆赤。役夫稍憇。即飛鳴作起之

聲。衆工見其來。舂鍤爭進。將晡而去。日以為常。目以
為摧工鳥。

寶元元年。二月乙酉。興州長舉縣有鵲羽毛潔白。紫
脚紅。不類常鵲。

治平三年。五月。太子右贊善大夫陳世脩獻白鳥。

熙寧七年。六月乙未。廣州言增城縣鳳凰見。

元豐三年。八月戊寅。趙州平棘縣獲白鵲。九月丙

午。趙州獲白鳥。六年。七月壬申。丹州生白雀。

政和三年。九月。大饗明皇。有鶴回翔堂上。明日又翔
于上清宮。是時所在言瑞鶴。宰臣等表賀。不可勝紀。

宣和元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賀赤鳥。又賀白鵲。

政和後。禁苑多為林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麋鹿駕

鵝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鳥之

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宣

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誠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

忽有鵝正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

時已報女真背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青城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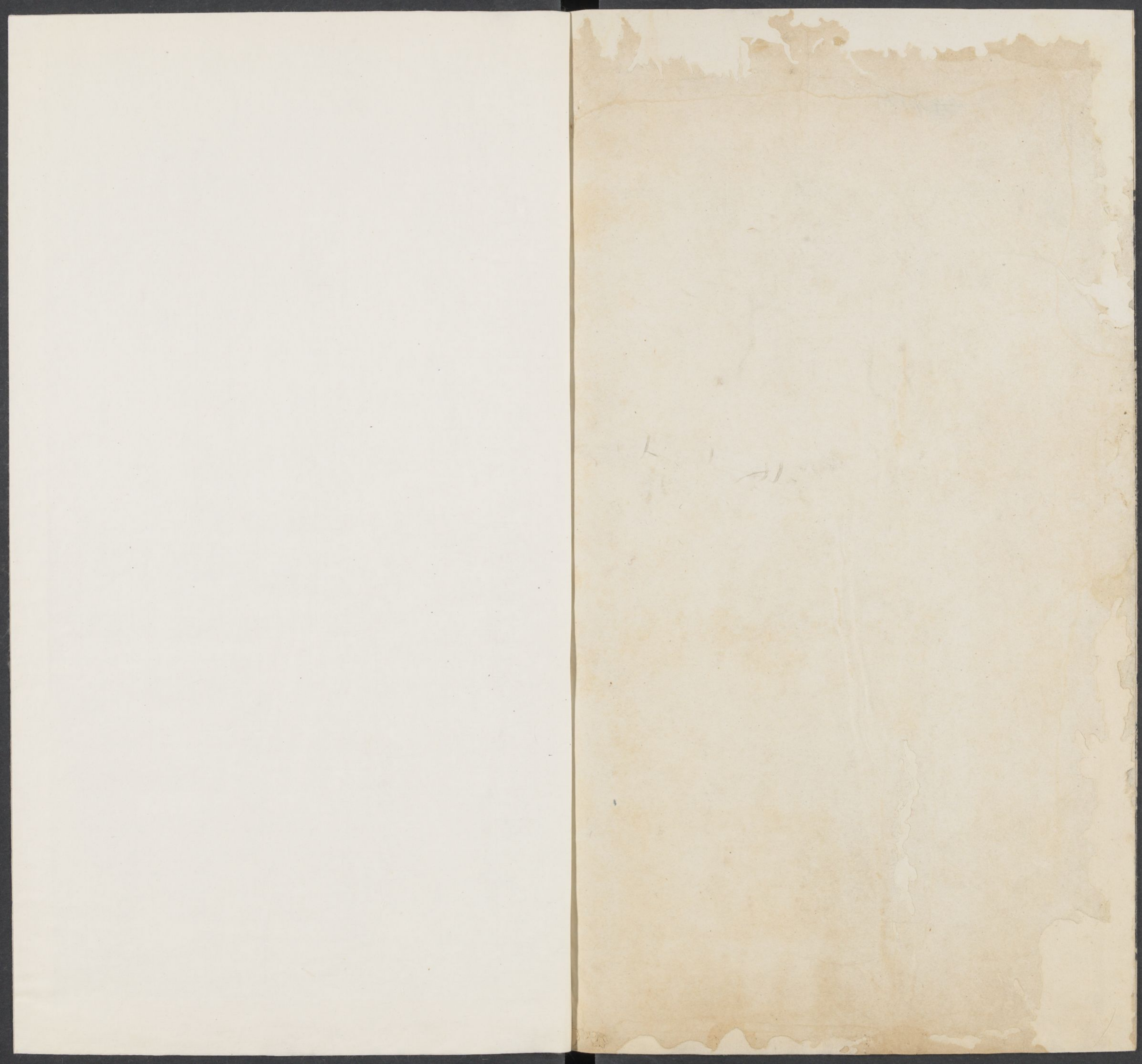
建炎三年。上在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羽飛鳴行

殿三匝。一再止于宰臣汪伯彥朝冠。冠者尊服。飛鳥

踐之。不祥。翠羽。又青祥也。劉向以為野鳥入宮室將

空。一曰敗亡之應。是日虜兵入揚州。有倉卒渡江之變。後二十日。伯彥罷相。尋坐貶。四年正月丁巳。虜兵圍陝府。鳶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虜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七年。梟鳴于劉豫後苑。又群鳥鳴于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錢五千。是歲豫廢為齊士。十七年。二月。有白鳥六。集于高禩壇上。近羽孽也。宰臣沈該以瑞奏。二十七年。饒州鄱陽縣。有妖鳥。鳧身雞尾。長喙方足赤目。上于民屋數日。彈矢不能中。亦羽孽也。

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爵飛鳴。立死于瑞寧佛刹。香鼎。先是紹興初。是邑有爵立死于丹霞佛刹之鼎。皆羽孽也。釋子因釋其妖。謂之雀化。慶州三年春。池州銅陵縣。鴛鴦雄化。鷓鴣。近羽孽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1967